

#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

——给西班牙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机关报《Contre le Courriente》编辑部的信

(1930年5月25日)

亲爱的同志们！

热烈祝贺贵刊首期刊世。责任重大环境有利的时刻，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进入了政治舞台。

当前的事变危机暂以绝妙条理性向前迈进，给无产先锋留出一段准备期。但时间未必充裕。

没等革命出手，军事独裁就让内耗拖垮<sup>[1]</sup>。共和起义的初期，老病根而非新革命让当局自我了断。这并非偶然。在统治阶级看来，独裁体制无法证明继续镇压革命群众的必要性，又与有产者的经济、财政、政治和文化需求矛盾重重。但直到最后一刻，资产阶级仍竭力逃避投入斗争。旧当局烂透坠地，如同生蛆腐臭的果子。

全民有份的共和起义之后，各阶级的政治代表必然得让民众对自身立场看个真切。荒诞戏开幕了。保守的各产政党曾远离一线反独裁运动，如今纷纷大骂王室是旧当局的幕后黑手并自许纯正共和派。假如信他们的鬼话，军政府似乎一直靠国王保驾，而非位于成群富豪——虽说不大情愿——人拉肩扛的大轿上<sup>[2]</sup>。实际上，大有产者一直全力阻挠小资产阶层的积极民主活动，并借此牢牢压制城乡工人。

结果呢？工农、小市民、青年知识界乃至几乎整个大资产阶级统统自称共和派，王室却活得滋润。假如军政府靠王室支撑，「山河满是共和声」的今日西班牙，王室靠啥生存？乍看起来真是无解谜团，戳穿了不值一文。曾「忍受」——实为支持——军事独裁的资产阶级，如今力挺王室。它四处亮出共和证书迎合小资，以更好地欺骗及瘫痪后者的意志。

从旁看去，上述画面深含悲怆却不失为一出喜剧。王室趴在「共和派」资产阶级的背上走街过巷，后者恭顺弯腰绝不抬头。路过激动的人群，资产阶级对冲进耳朵的抗议、要求和诅咒报以响亮吆喝：「各位看官！咱扛的是啥？仇人！他咋成了咱的仇人？咱先泡壶好茶，回头给大伙说道说道！」。趁人群嘻嘻哈哈之际，资产阶级背着金贵的大宝贝抓紧开溜。试问，假如这是共和派，何谓保皇党？

学运的兴盛，表达了有产——尤其是小资——青年的政治努力。他们想打破国家的不稳定均衡——似乎摆脱了独裁，旧时代的全部遗产却继续保持着不可侵犯性。当资产阶级自觉顽抗到底，当它无意解决有产社会催生的政治任务，当无产阶级也还无力包揽

上述任务，政治舞台常让学生占领。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，我们多次目睹类似现象并理解它的巨大象征性。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，意味着社会经受着深刻危机。小资青年觉察到群众的爆炸力，试图以自身方式找到死胡同的出口并推动政治发展。

对学运，资产阶级半是嘉许半是警告：小青年给老官僚们上点眼药，挺不赖的；但求「咱家孩子」别跑太远，但求别搅和得苦力跟着闹腾。

西班牙工人曾助学运一臂之力，显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直觉。当然，这一援助应打出自身旗帜并由无产组织所领导。西班牙共运应落实此事。为此，必须具备正确政策。本文开头讲过，贵方机关报的问世恰逢危机演变的紧急时刻。更准确地说，它是革命危机抖擞精神转为革命的时刻；通过三四个阶段的演进，它也能转为革命。

小资群众强烈不满和整体政治危机的尖锐局势，使工潮、资方的「减员增效」<sup>[3]</sup>和失业现象获得全新政治意义<sup>[4]</sup>。工人运动应与全国危机的诸话题紧密挂钩。工人与学生并肩战斗的事实，仅是无产先锋取得革命领导权的第一步。目前，这一成就仍太小和无保证。

当地共运必须坚决、果敢和充满干劲地投入民主斗争。否则会犯天大的宗派错误。现阶段而言，无产者有别于任何小资「左翼」（比如无政府派和工团主义者）之处不是推翻有产民主，而是坚决忘我地为落实民主口号而战，同时无情揭露小资「左翼」的骑墙本质。

高举民主口号的同时，无产者不应大谈「迎接资产阶级革命」。囫圇吞下纸上公式的脑残腐儒才会这么干。在西班牙，资产阶级革命已被抛到后头。假设危机演化为革命，它注定冲破有产极限。一旦取胜，它应向无产者交权。革命时期，无产者应围绕自身凝聚广泛工农和不见天日的低贱阶层，成为造反大军的统帅。这一成功需要一个前提：既落实自身阶级要求，又决绝地把（与阶级要求有机结合的）民主要求进行到底。

以上作法对农民尤其具有决定意义。农民不能凭空信任无产者，不能把无产专政的口号当成一个抽象信念去接受。身为人多势众却备受压榨的阶级，农民一定阶段内肯定会发现民主口号有助于自己对抗老爷绅士。农民肯定会把政治民主与土地关系大变革挂钩。无产者将忘我支持农民的两大要求。同时，共产主义者将及时向先进工人澄清上述要求以何种道路落实，才可催生未来工人民主制度的前提。

就民族问题，无产者也一以贯之地落实民主口号，宣布以革命道路支持族裔群体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。

然而，无产先锋是否应打出「拥护加泰罗尼亚独立！」的口号？假如多数居民清楚表白独立意愿，先进工人应维护他们的权利。加省民众如何表达这一意志？通过自由公决、当地代表机构或——多数群众追随的——主要大党的宣言，直至民族起义。民族问题再次证明，无产者在当前阶段拒绝民主口号会显得多么反动迂腐。只要少数族裔尚未

宣示独立意志，无产者不把分离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，仅预先担保——假如它反映了多数加省民众的意志——公开诚实地支持这一口号。

不必说，加省工人在独立一事拥有最后决断权<sup>[5]</sup>。假如他们认定当全国无产者开启了革命危机的广阔勇敢前景之时，分散力量是个错误，加族工人应展开以某种方式让本省保留西国身份的政治宣传。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智令我们相信<sup>[6]</sup>，当地工人将做出类似决定。鉴于革命胜利将使加省（与其它州相仿）的自决不再面临有产国家的重重阻挠，强硬独派也将暂时接受工人的决定。

一面支持各种真实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及革命倡议，共产先锋同时坚决打击「共和」资产阶级，揭露它的虚伪、背叛与反动，反击它拉拢降伏劳动群众的努力。

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条件，共产主义者不会自缚手脚自我封口。革命期间，各路势力「你敬我让一起捞实惠」的诱惑很是流行，中国革命的悲剧便是血红先例。既保持自身组织和不妥协政治鼓动的彻底独立，共产主义者同时最广泛地推行工人统一战线。革命本身给这一政策提供了无限空间。

左翼反对派正在落实与西共的统一战线。应全力阻止亲苏派头目借机制造虚假的印象，似乎我方敌视亲苏派工人。要让群众明白，我方愿意参加他们的任何革命行动并同闯斗争之路。设若西共上层拒绝与我方协调行动，责任归他们。

西班牙危机的持续，意味着千百万劳动大众的觉醒。不能一相情愿地以为他们将立即举起共产大旗。相反，他们很可能先投奔小资激进主义政党（尤其是社会党），壮大后者的左翼。打个比方：就像1918-1919德国革命期间的独立社民党人。这一趋向表达着真实广泛的群众激进化，而非什么见鬼的「社会法西斯主义」。只有革命失败和被骗群众的沉沦麻木，才会让法西斯主义再下一城，且多半是社会煽动为主、暴力胁迫为辅的意大利模式<sup>[7]</sup>。除非共运领导层犯下一堆超级错误，正以精彩条理性向上发展的革命事变才有失败的机会。斯大林主义的本质（嘴巴唱高调、背地挖墙角；对各阶级力量的机会主义评价；游移不定的政策；领导层的官僚蜕化），正是巩固社民党的绝佳材料。德意革命已昭示天下，社民党是无产者的大敌。必须使群众彻底揪出那帮内鬼，但骂大街轰不倒改良主义堡垒。群众只信亲历的集体经验。革命的准备阶段，必须给群众比较共运和社民党双方政策的机会。

争取群众的斗争，定将有助于共产先锋开展与社民党工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基层鼓动。李卜克内西多次与独立社民党——尤其是左翼——达成协议；列宁派曾与左翼「社会革命党」直接联盟。十月起义前，本党与孟派（国际主义者）有过系列局部协定，还数十次提出工人统战的建议。落实工人统战政策，本党绝非吃亏的一方。这种「统战」不是暗室勾结的「统战」——1926年英国革命总罢工期间，苏共当权派与改良主义工贼手拉手。这种「统战」不是阶级联盟的「统战」——1927年中国革命期间，莫斯科打着「工农联盟」的旗号维护了资产阶级对工农的专政。

从本人的旁观角度看，前景与任务无外如此。我很了解，以上探讨极不具体。我很可能——甚至大有可能——忽略了某些极要紧的情况。你们比我熟悉形势。以马克思理论和列宁式革命方法武装自己，你们将找到向前的路。你们将学会看透和洞悉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感受，并赋予清晰的政治表达。本文的任务是大体勾勒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，三场俄国革命所检验的原则。

紧握双手期待成功

你们的列·托

1930年5月25日

《反对派公报》N 12-13

---

[1]原文直译：普里莫-德里维拉的独裁未经革命就被内部消耗的力量闪到一边去了

[2]原文直译：可以想到独裁悬在半空中的细线，栓在王宫阳台上，而非依靠资产阶级最雄厚阶层的半消极半积极的支持

[3]原文直译：合理化措施

[4]原文直译：完全另一种、不可比拟的更深刻意义

[5]原文直译：加省工人在独立一事拥有并非最后一票的权利。

[6]原文直译：我感觉政治理智提示说

[7]原文直译：这次将较少「军事」而较多「社会」形式，即意大利类型的「社会法西斯主义」